

拾軍資料叢刊第五冊目錄

第三部分 函牘文集(一)

瑛蘭坡藏名人尺牘.....吳式芬等 一

袁端敏公集.....袁甲三 一九三

夢硯齋遺稿.....唐樹義 二〇九

胡文忠公遺集.....胡林翼 二二二

曾文正公全集.....曾國藩 二二七

曾忠襄公全集.....曾國荃 二三三

瑛蘭坡藏名人尺牘

鄭瑛榮

吳式芬

一（在冊二、葉三下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正月二十九日，本月望日，兩奉手示，敬悉賢勞特著，總理軍儲，指日克奏膚功，楸膺殊錫，引領吉雲，曷勝忭祝！賊既東去，所有糧臺各處，移步換形，未知吾兄仍在本省邊界駐紮，抑或出省？仍望詳示，以便通信。近來軍書傍午，時錫惠函，足徵關愛真切，感泐無既！此後秦中所遣赴襄、赴汴委員，均以賊氛漸遠，難得確音。尊處糧臺，得信必真，猶望撥冗寄示也。長晴翁升任奉天，缺雖較苦，究屬清靖之地，現已交卸，擬於月內北上。秋谷制府因候旨尚在長安未行，聞有調舒制府赴江南，秋翁署陝甘之說，然尙無明文也。穎毫擒匪，經綏卿兄大加懲創，可快之至！此後各處團練，必應加意講求。豐工聞已合龍，大爲可喜……

二（在冊二、葉五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月初曾泐寸函，諒已得達。中泐兩奉手書，得悉助祺豐遂，慰藉無涯。刻下行旌定已早抵彭城，地屬隔省，聞有江南派委大員會辦，想諸事尙爲順手。揚城克復之後，琦、陳大軍恐須渡江，此後轉運情形，又復不同矣。揚郡攻圍幾及一月之久，乃得克復，失之何易，復之何難！所有逃出餘匪，赴儀徵、六合者

能否悉數剿滅？聞楊秀青已先於三月二十六日遁往金陵，未克翦此巨惡，甚可惜也。向帥自占鍾山後，未聞如何攻剿。或云欲俟揚、鎮兩郡賊匪俱平，會兵圍剿，以免竄逸。但曠日持久，賊或聞風先遁，則又費周章矣。正寫信間，接汴中來信云：賊有從浦口竄滁州之說，深切疑慮。皖境兵力本單，如何堵截？前聞索倫勁旅均在浦口，何以未聞一戰耶？且皖境捻匪極多，若再勾結，大屬可虞。不得實信，日切懸之也。秦中日來天氣晴霽，風炎日燥，與割麥却屬相宜。勸捐之事，尙無頭緒，大約三五十萬總可湊集也。專此布頌，諸惟心鑒，不一。

（四月二十六日）

三（在冊二、葉七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六月中，由景星橋都轉處泐上一函，當早鑒及。比來京師，又奉閏月望日手口，正欲泐復，卽聞榮遷都轉之信，不禁喜躍！長蘆公事，亦多棘手。然地方安靖，團練足恃，較之中州爲勝。且距京與敵鄉俱甚近，竊幸良晤有期。未知台旌何日北來，不勝盼切之至。弟在里休息兩月，天氣漸涼，精神漸復，卽於閏月進京。二十一日引見，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。謝恩召見，垂問陝省情形，及弟身體，皆據實陳奏，尙無隕越。弟刻下候缺在京，蕭閒無事，與二三舊雨往還，頗爲多年未得之境。惟米珠薪桂，更倍於前，居大不易，賤眷安頓山東，不擬來京矣。近日皖、楚疊報好音，武漢當不久可復。粵匪勢消，則捻匪亦自能斂戢，惟有日盼捷音。連鎮圍賊甚嚴，據云不致再竄，究未知有無把握。高唐日久無功，勝帥屢爲人劾奏，廷寄切責甚嚴，又聞萬斤大礮已鑄成，但望鼓勵士卒，一舉殲之也。京城繁華之地，迴不及前，而僉云比之春間已爲漸盛。若連鎮氛滅，畿輔肅清，尙不難復舊觀。大錢不能暢行，以致食物日貴。農部議以制錢與當五、當十、當五十、當百、五種錢，每千文

各二成配用，亦迄不知能遵用否？旗民生計維艱，可爲深慮。所幸鉛鐵二錢尙能流用，可濟銅運之不足耳。林岵翁調陝，聞與王雁翁係屬姻親，例應迴避，恐尙有調動。長晴翁處數月未通信，不知尙駐工次否？乘便泐此，恭賀大喜，卽頌台祺不一。

再，弟有書籍等物十餘箱，存葉研農處，思欲運之回里。惟正路應走東昌，在平一帶，刻下賊在高唐，不敢孟浪遣人赴汴。若彰德赴直之路，遶回山東，亦不過多行數站。此路刻下是否易行？祈詢問示悉，以便專人往汴，是所拜禱！又懇。（八月十八日）

四（在冊二、葉十八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季秋肅布一函，想早鑒及。本月朔日，展誦九月十三日手書，具承詳示，感慰無已。昨文秋山中丞過杭，暢談半日，得以藉悉中州情形。連莊會致成心腹之患，辦理甚難著手。今得恩威交濟，誅其渠魁，散其黨與，不致釀成大案，造福真無量也。湖北德安、漢川相繼克復，中州南路可紓，而歸、陳逼近皖界，近聞捻匪勢頗猖獗，想防勦定亦喫緊。又聞三省會勦之說，不知果克有功否？蒙、毫一帶，南鄰粵賊，北近災區，深恐會合爲患，必須早爲剪除也。弟入冬以來，雖公事簡少，而積勞太久，驟難養復。又以夏間受濕受涼，左臂作痛，交冬後日甚一日，筋脈牽引，半身不能運動自如。似此情形，斷不能出棚再受辛苦，又非一時調養所能愈，只得陳情懇恩開缺，回籍調理。如蒙批允，計新任到來，約在二月初旬，弟卽可假裝北行。惟山東被黃水之災，敝府爲甚。昨得小兒家信，敝縣東南一帶盡成澤國，先人塋墓所在，聞之寢食難安。弟回里之路，亦不知應由何處。聞朝議不復堵塞決口，聽其自然，如此則山東之憂未艾，奈何！奈何！浙省近極靜謐，昨晚中承接江西來

文，言臨江、瑞州二府於本月初十日、十一日相繼失守，（係由廣東竄來之紅頭賊）南昌戒嚴，已將饒州、廣信防兵調赴南昌，令浙省速解銀二十萬應用，而浙中雖一兩萬亦不易籌，未知何以應之。此股紅頭賊匪，係廣東、湖南打敗者，今又裹脅衆至數萬，北距九江及湖北等處賊匪甚近，若令會合，爲患益甚。曾帥爲九江賊牽制，難以離開，羅道台連次復城，乘勝直入楚境，此時江西無帶兵得力之人，甚可慮也。蕪湖賊，秋閒已將可掃蕩，逆賊恐失長江要隘，棄廬州而併力於此。近日蕪湖賊勢日增，急難攻克矣。籌餉爲難，各省皆同。江浙勸捐已至再至三，現行抽釐之法，各行生意，收其餘息，如湖縐每疋抽錢七十文，茶葉每斤三四文，兌換銀錢每千錢二十文，此惟江蘇行之，浙江未收，各府要隘均派人盤查，由紳士經手，行之一年，亦尙相安無事，浙省每年約可得六七十萬串，亦不無小補。銀票、大錢，惟浙江行之未久，尙無窒礙。江蘇所鑄粗惡當十之錢，民間只抵三四文之用。福建銀價每兩三千數百文，江浙只二千上下，通籌大江以南各省，尙以浙江爲最也。金蘭坡月前來浙，所攜亦無希有之品。至明年春間赴汴，但不知徐、歸接壤之處易行否？崔年家叔承鼎力推荐，心感之至。但須明夏方能到館，在汴守候，旅費無措，弟欲稍寄資斧，又無便可帶，能否設法少爲周給，尙望始終成全。叨在至愛，故不避煩瀆之譽，惟祈諒之！卽頌助安！不一一。（冬月二十九日）

五（在冊二、葉二十一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客臘泐布一函，敬賀年禧，諒荷青及。邇惟勳隆庶績，祐篤新韶，翹首卿輝，曷勝忻頌！弟請假回籍，幸蒙恩允，一俟新任到來交卸，卽可啓程北行，大約總在花朝以前首路。惟聞江南孟河一帶，水淺舟阻，難以遄行，計至清江登陸，又在暮春矣。浙江近極安恬，收漕各州縣亦均無事，爲近數年來所未有。捐

米已有七萬石，尙屬踴躍。江西曾帥已撤九江之兵來南昌，周念慈太守亦由南贛帶勇北來夾擊，文秋翁現已履任，冀不日當有捷音。蕪湖驟難攻克，因廬州復後，賊俱南來之故。鎮江賊無糧，勢極窮蹙。楊逆先有『如失鎮江，不准回南京』之令，故猶死守，但恐又竄擾他處耳。穎毫，捻匪聞尙猖獗，怡制軍與何中丞俱保袁午橋前往辦理，想可邀准。捻匪能靖，則中州東路亦安矣。近得崔年家叔來信云，又承荐杞縣館，心感之至。葉硯農久已引見，想年內可到孟任，仍望噓植，終始成全，是禱。弟所存書籍等件，俟歸里，專人往運。尙有書板二箱，在陸芷泉處，想存汴省，未必帶往歸德，望便中間明，將來一併運回山東也。茲乘洪司馬回汴之便，泐此，敬請台安！諸惟垂照！不盡。（正月初八日）

六（在冊二、葉二十三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歷碌舟車，久疎音敬，緬懷雅度，何日忘之。邇惟政祉康綏，不勝馳頌！弟二月中旬交卸浙學印務，於三月四日登舟北行。因值揚州兵潰，在蘇小駐，後聞道路無阻，始克暢行，今已於四月十七日旋里。征途勞頓，夙患未平，荆室去世已越一年，歸來目睹傷懷，未免益增困憊。現擬杜門謝客，專意攝調，冀或漸可平復。過清江時，屢晤子仙河帥，詢知穎毫，捻匪仍在鳳陽一帶，歸德無事，爲慰。袁午橋兄奉命再來，不知尙得手否？揚州兵潰事，想已悉聞。弟過江時，邵伯、高郵以上頗極安謐。續調直隸、山東等省兵已先後南去。前任蘇松吳觀察捐備大輪船隻，爲攻鎮江、瓜洲之計。江南轉機，望此一舉。江西吉撫等府，弟臨行前，疊聞失守，途中絕少聞見，今又不知如何情形矣。敝鄉上年大受黃水之害，今春大旱，四鄉報蝗生者已有八處，若秋間再不免水災，亦可慮之至。弟雖息影蓬廬，恐亦未獲安處也。中州屬境，聞俱靖謐，各屬丁糧想亦有起色。或言

有星使赴豫察看河務，果能設法堵築，抑或另有他議耶？弟前在浙，曾布一函，不記月日內附有周容翁信，不知遞到否？金蘭坡本欲與弟同行，由清江赴汴，後因聞揚州兵潰之事故，緩其行，屬先布聞，伊秋間仍擬來汴也。所存葉硯農處書箱，此時弟初回事多，不克遣人往取，且夏令雨多，亦恐途中損壞，擬俟九月間遣人到汴，雇車運回，仍祈轉致硯農，暫代收存。茲乘舊僕回汴，專泐布臆，附呈定織江綢二端，信箋八匣，梁山舟、陳曼生書畫各一冊，聊以伴函，即希晒存。敬請台安，諸惟照管！不盡欲言。

七（在冊三、葉十一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。灑池途次，專差馬夫送到手書，備承拳注，並荷惠寄妙墨四種，一一精好，石谷冊子，割愛見貽，尤紉雅情於無既。行館愬愬，未遑布謝，耿耿至今。比惟政祉日隆，福祺春茂，欣頌奚如！弟西行無滯，於正月二十二日抵長安，二十四日受篆。初到秦中，一切情形多未諳曉，必須一兩月後方有眉目。公事似較繁於貴州，而簡於河南。至過往應酬無日無之，耗日力於迎送往來，尤爲無味。勸捐助餉，據各州縣具報，已有五十餘萬兩。中丞先已捐銀一萬兩，現議弟與署臬各捐萬兩，並在省道府共成四萬之數。惟弟初到，尙係托諸空言，徐圖設措，如此急急，亦殊可嘆也。中州捐項，想已入告。聞四川兩司亦各捐萬金，但不知其總數若干。山西則但止民捐，以中丞缺苦故也。秦省清查庫款，前任業已辦完，所有州縣濫借各款，即於原借各處勒縣解還司庫（現已解還大半）。其無著者，尙不甚多，已詳明歸於生息款內，分年彌補，毋庸咨追，當日濫支之人，以省案牘。未知中州清查庫項，亦有眉目否？沈邱之案已否完結？聞南陽捻匪近又有人上言，果有之耶？願七兄未肯惠來，現已約葉蘭軒接辦，容再徐圖。

八（在冊四、葉四上）

息縣捻匪案節略，如已開出，祈卽飭紀送來。內李均一名，記得周蓉帆言，是著名匪犯，今辦入擬遣，是否因無案據？並望再一檢卷。又呈院之藁，已寫出否？務必早爲送去，爲要！此達，卽候升祉！

九（在冊四、葉四下）

捻匪案獲犯職名，添入審案之員，已曾面回中丞，有『不可過多』之諭，祈斟酌爲之。此布，卽頌刻佳！

十（在冊四、葉七下）

息縣捻匪案，中丞定於明日過堂。如供已問明，無須改易。望將詳冊早飭紀送來爲要！此頌升安，如須改動，亦望速爲辦理。

王履謙

一（在冊五、葉一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昨又奉到手書，並承抄示宋郡探報，知雉河老巢已於十七日攻破。如能將首犯弋獲，固屬妙妙。否則，巢穴已毀，黨羽盡散，祇須搜捕附近餘匪，即可了事。民生之幸，實豫省之福也。袁午翁剿辦未及二月，直搗賊巢，戰無不克，令人傾倒之至！誠如聖諭，擒匪雖多，如果認真督辦，不難次第肅清，亦可見始事之因循也。吉雨三中丞奮勇有為，竟爾隕難，深堪悼惜。承示九華山營盤，經余軍門奪回，蘇常可保無事，常、玉山及江右並無失守之說，是東南尚不至十分棘手。將來宋郡凱撤之兵，派往助剿，袁午翁亦即可獨當一面矣。楚北接光山，探報大有起色，未知確否？天久不雨，日昨密雲四布，又為大風吹散，殊失人望。聞得閣下祈禱甚虔，關心民瘼，可敬可重！弟俟李夢翁回陳橋後，擬即移駐南岸。彼時晉省一行，再當面罄一切專肅，布復，敬請台安！統希涵鑒！不備。（二十二日）

敬再啓者：另閱手示，祇悉種切。宋郡消息頗佳，再得大兵合力進剿，即可漸就肅清，殊切懸盼。惟江西蔓延愈甚，震動浙江，一瘡未愈，一瘡又潰，為喚奈何！柳口船隻停渡數天，訪係壩頭船戶俱已走散，並無一人在河口伺應，殊屬不成事體！除札查祥符及河口委員稟覆核辦外，省垣近在咫尺，諒吾兄亦有所聞。祥符鈕令謁見時，希即嚴飭整頓，親往責懲，以儆將來，是為切要！手肅，再請台安！

二（在冊五、葉四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日昨接奉二十四日覆書，並承示大營攻破雒河後，該匪向東南逃竄，所有輜重車輛及鞍馬等件，悉爲我有，洵屬大快人心。獸散之餘，剿辦更易得手，第未知逆首有無弋獲？黨羽能否盡散？中丞移駐亳州，作何計議？此事了而未了，弁兵應否併歸南下？錢糧能否逐漸節省？此中機宜，非局外人所能推測。惟張逆免脫之餘，恐結另股蔓延，是在合兵搜剿，去惡務盡，諒當事者自必能見及也。二十五日，甘霖渥沛，民情又一大快。聞得吾兄祈禱甚虔，遣員赴九龍潭取水，誠感之機，其應如響！大凡能盡一分心力，即見一分功效，于吾兄求雨一節已見一斑，欽佩！欽佩！柳口渡船大聚寶又聞沈溺，幸人口尚無損傷。前飭祥符修整，恐仍聽之藐藐。時屆大汛，所有購辦鞏縣濟渡船隻，尙未據稟報到渡。巡防係弟專責，而修理船隻及嚴禁索詐，並督飭船戶人等小心駕駛，除已飭兩岸委員遵照外，尙希諭飭該管府縣，各盡乃心，實力整頓，是亦該地方官應辦之事，即一作陰功行方便之一端也，是所拜禱。楚北、江南日久相持，總未盼有捷音。聞浙省已有土匪，蘇、常恐亦不免。秋涼在卽，氣爽可期。第兵動餉隨，未知作何籌辦耳？專肅，奉覆，敬請台安！統希涵照！不宣。

（二十九日辰刻）

三（在冊五、葉六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昨奉復書，承示袁午翁追剿情形。惟逆首未除，恐遺後患。皖省何故無兵迎截，致又四處蔓延，殊不可解！金陵賊勢南趨，兵單餉竭，殊屬可慮。昨閱中丞咨到初二日廷寄，諭以分兵助剿，未知本省能否裁減，並實有得力弁兵否？此中緩急機宜，是又在達變應權，不獨爲三省計也。柳口新到渡船，因過

小不能濟渡，知己諭飭韓縣丞，攜資另購，足徵大才宏濟，事事實心，令人欽佩之至！連日獲沛甘霖，秋收有望，是又豫省一大快事。各省如續得探報，尚祈隨時示知爲幸！肅復，敬請台安！統唯涵照！不備。（初九日）

四（在冊五、葉八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昨奉十三日復書，並承示各路軍情，賊勢日增，勇糧不繼，無米爲炊，諸形掣肘，奈何！張逆又在穎上裹脅多人，意圖竄宋郡，大兵勢難遽撤。接閱中丞咨稿，僅能先將各處練勇陸續裁減，是亦爲錢糧支絀起見。而當此上忙已畢，未知一切作何籌濟？雖大才措置裕如，惟盼及早凱旋，同深慶幸耳。都中人心大定，聞得酬應日繁，奢靡益甚，昇平景象，不卜可知。李夢翁昨已到壩，弟本擬移駐南岸，現因天時炎熱，安土重遷，隨後再作計議。至防河之役，現在情形稍鬆，家慈年老有病，擬即奏請開缺終養，未審閣下以爲然否？叨在知己，用敢奉商。手肅，敬請台安！統唯愛照！不餽。（十九日）

敬再啓者：茲有舍親婁名沅，以通判初到豫省，人尚樸誠諳練。現在需次人多，正量材器使之時，尚希訓誨頻加，俾得恪遵有自，則感荷不啻身受也！再肅奉懇。

五（在冊五、葉十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昨奉二十三日手書，承示奉商之件，心感之至。捻首張逆竄擾固始，若得大兵分路截擊，或不難指日殲除，遲則句結蔓延，更難得手。未知中丞何日起節移營？午翁是否一同追剿？如有的信，均希示慰。南路軍情亦未甚見起色，相持日久，籌餉維艱，卽秋高氣爽，無米之炊，恐亦無行措手也。奈何！韓縣丞採辦船隻，未知已有就緒否？裝煤壓溜，尚屬因公，非同意外夾帶者可比，俟其稟到時，自必批准，以副錦懷。

專肅，奉復，敬請台安！統唯涵照，不既。（二十八日）

敬再啓者：茲有世誼趙小峯，向在江蘇辦理刑席，現因該處不靖，來豫圖謀館事。其人品學俱佳，素所信服。尙祈推情噓植，俾得一枝之借，則感荷不啻身受也。附上名條一紙，希管收。專此布懇。

六（在冊五、葉十三上）

蘭坡仁兄大人閣下：昨接二十二日手示，並承寄閱湖北探報，祇悉壹是。毫捻復肆猖狂，袁午翁已到亳州，我兵正可聯絡一氣。未知日內續接勝報否？師老而竭，籌餉又難，惟期指日盪平，不勝盼切！聞得江浙荒旱，兩湖、四川亦然，即豫省一月未雨，蝗孽爲災。讀來示，廬懷民瘼，情見乎詞，實深敬佩。知己設壇祈禱，想真誠所感，自必能上應神庥，默消災祲也。今日接奉廷寄，恭錄附上。擇要團練，原可以濟兵力之不足。惟豫省沿河州縣，上年因連莊滋事，殊費周章。且地瘠民貧，勸辦本非易易，而官給口糧，日久亦難爲繼。再四躊躇，殊乏善策。擬與河帥熟籌，再行咨商中丞定奪，未識吾兄有何卓見？尙祈裁示，以匡未逮爲幸！專函奉復，敬請台安！不戢。（二十六日二鼓）

七（在冊五、葉十五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玉宇澄輝，銀臺溢采，敬惟福偕時至，秩並秋高，以忻以頌！弟虛延桂序，遙隔萱闈，佳節思親，倍難自己。團練一事，業與河帥商議，已將大概情形，於今日繕摺覆奏。除將底稿會咨冰案外，茲另錄一分奉閱。俟奉有硃批，再行恭錄送上。此事籌辦非易，究未識卓見以爲何如？閱中丞初二日奏稿，知袁午翁二十七日連獲兩勝，深以爲喜。而張逆大股復又回踞雒河，更爲可慮。未知日來續有捷音，並作何堵剿之

處？如有確耗，尙祈隨時示慰爲幸。專肅，敬請台安！並賀節禧，不備。（初十日）

八（在冊六、葉一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初十日曾布寸緘，並附去團練摺稿，諒邀台覽。中秋日，辱承遣使存問，感泐奚如！辰惟時祉吉祥，爲慰爲頌！揔勢究係若何？此間訛傳不一。接中丞函知嚴防西路，袁午翁由穎至亳，扼其北竄，云云。未識日來有無確耗，並江皖近接探報否？均祈示慰爲幸！度支日絀，經大才籌畫萬全，不勝仰佩！此後作何支持，不禁代爲懸系。弟二十外問渡，暫住中河，擬卽晉省一行，再當面罄壹是。手肅，敬請台安！統唯涵照！不具。

敬再啓者：虎牢關練勇，由河南府樊守督辦，尙屬認真。惟距府較遠，未能兼顧，且支發口糧及一切應辦事件，勢難另請委員，多致糜費。乃郎候補藩經樊希楠如在省垣，別無差委，可否飭令就近幫辦，以專責成之處？尙希酌之。專此奉商，載請台安！（十七日）

九（在冊六、葉五上）

五 料 資 軍 拾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十九日、二十二日途次兩奉手書，並承寄示探報數紙，卽稔助祺篤祐，爲慰爲頌！江皖頗有轉機，賊勢已衰，保無內犯，聞之不勝欣慰。惟揔惡忽起忽落，十四日崇鎮軍失利，殊爲悶悶。未知日來續報若何？並宛南伏莽之警，信陽兵譁之事，刻卽平復否？念甚！念甚！弟巡歷上游，河面尙屬肅清，沿途民情雖經歉收之後，俱尙靜謐。各大令近來一切頗知整頓，益見吾兄表率有方，欽佩！欽佩！弟日昨北渡，今日爲雨阻，在孟縣暫憩一日，擬由趙莊民渡過河，仍回東潭小住，計在二十七八間也。余舍親舊恙屢發，深爲可慮。其

議未知已定否？餘容續布，敬請台安！敬繳大柬！不備。（二十四日孟縣）

敬再啓者：另讀手示，並承寄探報兩紙，知捻匪已有盪平氣象，三河克復，桐城必可操券，欣慰之至。惟望漸次平復，弗再有變症也。尚祈隨時示慰，爲幸！手肅，敬載請蘭坡三兄仁大人台安！（初六日）

十（在冊六、葉七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二十四日在孟縣途次，肅復一緘，諒邀霽照。敬惟助祺集吉，爲慰爲頌！捻匪自抵陳州後，聞又竄回，行止自由，未知日來有何信息？殊且懸系！察哈爾馬隊，頭起聞已抵柳口。該處船隻，想已敷用。弟亦已信致夢翁，就近飭委員弁料理。馬隊向稱得力，所恃者在此。而當此餉糈支絀，無米之炊，不知吾兄作何籌措？下忙本緩不濟急，而當此開漕之際，恐未必兩相踴躍耳。弟于日昨回抵東漳，查河摺擬出月拜發，知念附及。專肅，布悃，敬請台安！不備。（二十九日）

十一（在冊六、葉十一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頃奉手書，知前肅兩緘已塵台覽。承示節次探報，均已領悉。捻惡回竄亳境，如得會剿夾擊，不致再貽他患。庫款支絀異常，下忙錢糧，值此秋成歉薄，且又趕辦新漕，催解誠非易易。軍餉急如星火，正爲代切焦憂。江南賊首內訌，天心厭亂，大是轉機，同深慰盼。另單承示開禁通商，弟此次巡歷上游，卽有該處百姓紛紛以糧價增昂，求開河禁。弟諭以「毫捻一平，卽當奏請」等語。今日拜發查河摺，業將大概情形敘入矣。因別無他事，摺稿未及咨送。聞河北濟源、湯陰、安陽、臨漳、濬縣、新鄉各處，錢漕多有觀望，未知吾兄亦有所聞否？恐蹈上年覆轍，應作何設法妥辦，免致臨時周章，尙希大才酌之。專函奉復，敬請助安！統希愛

照！不備。（初五日）

十二（在冊六、葉十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頃奉手書，知前函已塵青照。並示馬隊陸續到齊，分起前進，所期得力在此，急盼捷音。連日籌給口糧及軍需等項，想必賢勞鞅掌，倍著辛勤，究未識一切作何籌措，殊爲念念！接來詳，開禁一節，昨晤夢翁，擬即咨商中丞會奏（由夢翁處會咨）。第毫捻聞猖獗益甚，據歸德張守及山東單縣范令來稟，大有北犯之說。意捻惡斷不肯拋棄巢穴，恐爲賊匪勾引，不可不慮。下游固甚喫重，即上游似亦不宜稍鬆。弟前於查河摺內，曾將米價騰貴，百姓困苦，急宜開禁情形，大概入告。並聲明俟毫捻剿平，即行奏請等語。計明後日奉到硃批，未必能邀特旨允准開禁。會奏之議，似宜俟豫省肅清，毫捻稍爲平復，方可具陳。否則，宵旰憂勞，刻以北竄爲虞，萬一不准，致將來反無進言地步，亦不可不通盤籌及也。一俟奉有硃批及中丞處咨覆到日，即行布聞。專肅奉復，敬請台安。統唯藹照不備。（十三日）

十三（在冊六、葉十二上）

蘭坡三兄仁大人閣下：日昨接奉二十三日手書，祇悉壹是。並稔助祺增吉，爲慰撥餉一事，未知已蒙俞允，並能迅速解豫否？殊爲念念！二十日，我兵獲勝，此後復有續報否？頃聞徐州被圍，碭山失守。昨據山東探報，有該逆分兩股，一竄陳州，一竄歸郡之說。警報頻聞，未知作何了局！弟擬即馳往下游駐守。惟該處既無住址，而一切又無從着力。再四躊躇，實深焦灼！南岸既有夢翁駐防，弟擬仍駐陳橋，於月初再行移動也。會摺今日由夢翁處繕發，日內自必咨行。茲先將原稿奉閱，懇轉送余會親處，屬其仍將原稿便中擲還，是所禱切。河口

委員已撤，聞訛詐仍復不免。前晤夢翁，懇其北岸札委河工縣丞葉鰲隨時稽查。南岸聞得祥符縣丞韓繼宗，人尚結實可靠。該二員俱係實缺，且本缺又無甚事，既可不必發給薪水，而幫同該廳該縣稽查一切，呼應既靈，且責有攸歸，或不如從前之各員互相推諉。弟以時交冬令，行旅露宿堪憐，爲此走筆奉商，以爲可請吾兄專札飭下，若輩更必情願報効，且亦與前撤委員之札兩不相悖。如果該員等不染舊習，實力整頓，其將來作何優獎之處，再行相商可也。如以爲窒礙難行，亦不妨從實示及。專函奉商，敬請台安！不具。（二十八日二鼓）

十四（在冊六、葉十四上）

蘭坡三兄大人閣下：魚緘往復，鶴企時深！卽惟助篤祐，爲慰爲頌！二十八日會摺，昨奉硃批：『雖賊蹤稍遠，不可疎懈。所奏情形，知道了！欽此！』適徐惺齋觀察在場，卽已恭錄一紙，諒必能轉達矣。今早准中丞咨稿，知我軍連獲大勝，不勝欣慰！飯後復知初三日夜爲賊劫營，馬步各隊驚潰，又復大挫，殊堪駭異。軍務朝夕不同，何其相反？若是未知吾兄處已得確信否？便祈示知。山陝餉聞以部駁，恐山東亦未必如數撥解。軍需緊要，究未識作何支持？無米之炊，大才恐亦難措手，聞之殊爲悶悶。前聞山西曾用司庫印票向各處殷戶暫借，俟錢糧開徵時陸續歸款。雖各省情形不同，而多少間或總能設法辦理。否則，既不能應急需，復不能有他法，兵疲餉竭，後患更不堪問！芻蕘之見，未知足備採擇否？弟擬十五六日柳口渡河，卽往下游巡視，回駐祥河，容再布聞。專肅，敬請台安！不備。（十一日申刻）

十五（在冊七葉六上）

蘭坡仁弟大人閣下：上月初間曾修寸啓，計已早達典籤。二十五日奉到二月杪手書，諸承垂注拳拳，並

以摺紙等件尙煩齒及，感愧交縈。辰惟禔躬納祐，如意吉祥！普萬姓之恩膏，口碑雷動，企九重之倚賴，心簡日隆，翹盼封疆，定符臆頌。兄承歡多暇，藏拙自娛。日來因偶抱微疴，不出門者已十日矣。京畿望雨甚殷，兼之錢法尙無把握，以致糧價日增，餘物亦因而更甚。救窮之法，上下均無良策；至各省軍務亦然。皖省方伯擠傷，中丞失印，其時更可想見。豫省現聞肅清，克翁、香翁併師迎剿，未識兵勇能否得力，餉糈作何籌措耳？仙圃舍親假期已滿，解組歸田，此其時矣。陳荔亭因咨文未到部中，礙難辦理，須俟四月分再看。駱震舍甥約五月間附伴同行，容再詳述一切。先此專覆，敬請台安！不具。（四月初六日）

敬再啓者：敝同鄉胡燕清前署密縣時，其眷屬被遭慘烈，同切哀矜。聞當時漕款被劫，業已陸續賠繳，其將來能否開復之處，尙祈大力周旋，俾不至終身淪沒，是所拜禱！至前歸德府鄭君錫文在省需次，並望垂青爲懇！

十六（在冊七、葉八上）

蘭坡仁弟大人閣下：頃奉還雲，前布寸緘，知邀台覽。並承寵答誼譜，謹已收存。藉稔峻績，林彰蕃釐，洵集望風引領，允協頌和！兄都下賦閒，庭幃養志，差幸家慈如常安健，足慰綺存。極擬秋後買棹南旋，緣恐水陸遠行，諸不放心，因此游移未定。至都中米珠薪桂，令人駭聞，民間困苦情形，真有不忍目覩者。目下挑剔銅大錢，各有名色，若不出示查辦，恐即將來不行之漸，各物逐漸增價，伊于胡底？如此情形，一入冬令，更大可慮也。各處軍務尙爾相持，聞得江南頗好，餘則更形棘手。滇省自恆宜亭制軍遺摺後，至今幾及一月，未聞摺報。外間傳言不一，省城能守與否，吉凶正難預料。桑中丞係兄岳丈，日夕爲之焦灼耳。承示毫捻屢次敗退，雖不能一